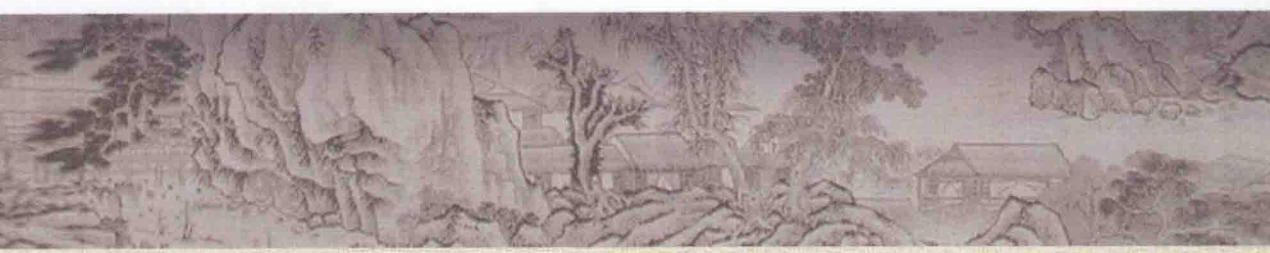




文史语言研究丛稿

万久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1YJA740083〕阶段成果

获南通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文史语言研究丛稿

万久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语言研究丛稿 / 万久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161-2625-7

I. ①文… II. ①万… III. ①汉语史-词汇学-研究 IV. ①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718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 鸣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89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万久富《文史语言研究丛稿》序

鲁国尧

凡从事语言研究的学人都知道，语言的三要素是语音、词汇、语法。就中词汇最容易引起学人以及读者的兴趣，但却是最难研究的，这是我的看法。

为什么词汇最难研究？语言中的词数量太大是原因之一，例如《牛津英语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它是一部历时性的英语语文词典，1858年由英国语文学会组织筹备编写，1884—1928年出版，共12卷。^①1989年出第二版，共20卷，收词超过50万条。几乎囊括了公元1150年以来见于文献的所有语词（如乔叟、莎士比亚等著名作家只用过一次的罕见词亦收入）。我们中国的《汉语大词典》，第一版1986—1994年出版，共12卷（另索引1卷），收词37.5万条，计5000多万字。现在第二版的编纂修订工作启动，计划新增词条或书证10万—12万条，2020年出版，共25卷，约6000万字。无论汉语还是英语，如此庞大的数量可苦煞了词汇学专家！做系统的研究，则牵涉太多，而难以作全局的掌控；做个案探研，必须考虑到纵向和横向，盘根错节，纠葛过甚：这些都是难题。换个角度，如果从通常所谓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来思考，那么于中词汇史的研究难度尤大。这是就汉语而言的，因为汉语中历史积淀的词太多了（没有文字的语言，或者文字历史浅短的语言“麻烦”则少多了）。何以说词汇史的研究难？只要看看，在汉语史的研究中，词汇史的队伍最大，老中青（包括硕士生、博士生）估计有好几百号人，汉语词汇史的论文、著作数以万计，也远过于语音史、语法史。这不就是很有力的证明吗？

研究汉语词汇史的年轻的中年人，为数甚多，在这一个年龄段中，万久

^① 《牛津英语大词典》1884年用的名称是 *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其中的“*Historical Principles*”，以前的中译是“历史原则”，鄙见译为“历时原则”更好。这一看法得到英语专家兼汉语专家潘文国教授的认可、支持。

富教授可称是佼佼者。^① 他自做硕士生起就有志于词汇史，其论文为《〈晋书〉点校及语词札记》，至复旦大学攻博，师从当代著名词汇史学者、《三国志》专家吴金华教授，其学大进。这可以他的博士论文证明，取得学位后，又精益求精，终于成就了《〈宋书〉复音词研究》（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他的阵地在中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他以《宋书》与《晋书》为研究重点，旁及其他，上至魏晋，下迄中唐，日日年年，孜孜矻矻，朝夕研读，除了上述的《〈宋书〉复音词研究》一书外，他还写了几十篇论文。

众所周知，礼学是经学中的高难学科，清代乾隆年间，戴震为避仇，从徽州逃到京师，十分困窘，携其礼学撰作拜访钱大昕，晤谈竟日，大为钱氏推服，得其揄扬，因而名震公卿间，于此可见礼学的地位。^② 我最近看到凤凰出版社的“可供书目”，才发现久富整理、出版了元人陈澧的《礼记集说》（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他的国学功底，使我刮目以视。他还参与了《南通地区方言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的撰写，任副主编。须知此书不是训诂学笼罩下的传统意义的“方言”书，而是现代方言学的著作，这也显示了久富的现代语言学的素养和水平。他的三本书，就是三个领域、三个学科。据此，谓之“佼佼者”，不为过誉吧？

如今他又将多年来的若干篇论文结集成册，名之曰《文史语言研究丛稿》，我有幸先睹为快。

中古词汇史是久富的当行本色，因此这本论文集多为考证词汇发展的文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八字可为这些文章的定性之语。例如这本集子的首篇《释“鸣足”》即是一例，很好的一例。唐代僧人慧立、彦惊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语讫，以花遥散，咸得如言。既满所求，欢喜无量，其旁同礼及守精舍人见已，弹指鸣足，言未曾有也。”某作者的《玄奘全传》译“弹指鸣足”为“手舞足蹈”。久富指出：“大谬。其实‘鸣足’与‘弹指’连言，是西域国俗，表示礼敬、随喜。弹指，是以无名指、中指与拇指拼击发声；鸣足，则是‘以口就足’，与‘吻足’义同。”久富连举11个书证，读后，不能不信服其考证之精、之确。“鸣足”当是古代印度的风俗，这引发了我的“引申”，印度气候炎热，跣足是印度人的习惯吧，不

① 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划分标准：44岁以前是年轻人，45至59岁叫中年人，60至74岁叫年轻的老年人，75至89岁叫老年人，90岁以上是长寿的老年人。依此，万久富当属于年轻的中年人，“年轻的中年人”这一短语是我类推出的。

② 见段玉裁《东原先生年谱》。

妨看看传世的佛像画，是不是跣足的？如果对方不穿鞋袜，“鸣”其“足”就方便多了。“鸣足”，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然而不可思议的却是存在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再如《中古汉语中的词尾“当”》一篇，从“正当”、“岂当”、“何当”入手，分别列举了上百条不同类型的书证，辨析了结构和意义区别，揭示了“当”的词尾性质，推定了词尾“当”的存活时代，并指出词尾“当”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确有创新意义。

值得注目的是对专书语言学史价值的探讨，我以为它也是这本论文集的亮点之一。《宋书》是齐梁时沈约所著，一百卷，是史书；《封氏闻见记》是唐人笔记，历来受到赞誉。而这两本书富含语言学的矿石，地质勘探队员万久富慧眼识宝，大力开采，著《〈封氏闻见记〉的语言文字学史料价值》《〈宋书〉双音词的研究价值》、两文都相当全面地揭示、阐发了这两本书的语言学的价值。《字林》和《晋书音义》是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方面的古籍，久富也逐层解剥，条分缕析，提取其“语言学”的精华，成《〈字林〉的流传及其在语言学史上的价值》和《〈晋书音义〉的汉语史史料价值》。对《宋书》《封氏闻见记》《字林》《晋书音义》等四书，久富自己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值得嘉许。但是我们对其意义的认识不能停止于此，我以为，久富相应的四篇论文对后来者具有“导乎先路”的作用。我相信，久富的这些成果会为后来者接受、汲取，后来者会在此基础上，迈进一步，订误、补苴、发扬、提高。一个学人的论著问世以后，如果无人置问，不予理睬，对作者来说，是悲哀；而得到品评（无论是赞扬或批评），则是作品具有生命力的表现。我以为久富的这种语言史料多元价值的研究观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值得向学界，至少是值得向语言学界推荐，获得认可，大力提倡，希望久富本人今后继续做下去，更希望广大语言学家（包括我本人）踵继久富，多做这类“价值”研究，多写这类“价值”论文。

久富这本论集中还有一篇颇有特色，即《魏晋人物品评的语言特色》，2013年3月16日21时我查“百度文库”，发现有“247人阅读”，看，读者是多么欢迎！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时期，值得研究的地方太多了。魏晋士人喜欢品评人物，形成风气，当然有其生态环境，有其社会作用，这都是史学、文学研究的大好素材。魏晋时期品评的语言，其遣词、造句、押韵，等等，都别具特色，高雅隽永，今日读来，犹觉余音绕梁，久富的这篇名文，也可视作风格学、修辞学的探索，语言学人本来就应该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

《关于〈切韵序〉的两处标点》一文，读来饶有兴味。《切韵序》里“向来论难疑处悉尽”八字，通常标点作“向来论难，疑处悉尽”，有人认为“原文‘难’字后面不应断开”，理由是，“‘难疑处’即‘难处疑处’的省略，就像现代汉语中把‘疑点难点’省略说成‘疑难点’一样。”久富予以批评，提出三点理由，我认为，这三点都坚不可摧。其第二点“不明‘论难’成词，是‘辩论诘难’的意思”，甚是。在这里我做个小小的补充：“难处疑处”或“难疑处”里面的“难”，今读阳平；“论难”之“难”，今读去声。这种区别，中古也有，请看：《广韵》平声寒韵“难”，那干切，“艰也，不易称也”；去声翰韵，奴案切，“患也”。

这本文集中的《量词“位”的历时考察》，指出“位”具有敬称的意味，而今很多报刊的文章居然指称坏人时也用“位”，我平时读报，也注意到这一点，不免愤慨，然而自度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久富文章很早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先我得之，可嘉可嘉。当今语言学界有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研究古代汉语的不顾现代汉语，而研究现代汉语的不读古书。这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中国语言学的兴旺发达难矣哉！

其他如对孙锦标先生《通俗常言疏证》的述论品评，对若干现行古籍标点的纠谬，等等，都可见久富读书的认真、思考的缜密，值得表扬。然限于精力，我不拟多写了。

从这本《文史语言研究丛稿》，可知万久富同志治学的勤勉，涉猎的广泛，成果的丰硕。但建议久富不可自满，不可懈怠，现有的成绩较之前辈距离尚远，更不论乾嘉诸老、民国众贤了（那是当代学者可仰望而不可及的高峰）。当今的流行语“与时俱进”，我改易一字，以赠久富，曰：“与年俱进。”久富正值盛年，必能进德修业，勇猛精进，如此则可年年都能进步，年年都有佳绩。

2013年3月17日晚于武林寓所，时年七五

目 录

释“鸣足”	(1)
“何所”具“何时”义	(3)
也释“心造”	(5)
释“庄严”的一组近义词	(8)
《晋书》语词拾零	(12)
《晋书》语词发微	(20)
《宋书》复音词中的古语词	(29)
《宋书》复音词研究与大型语文辞书释义问题探讨	(48)
《宋书》语词拾沽	(56)
关于《切韵序》的两处标点	(63)
试论方言中亲属称谓词的变读	(66)
南通地区方言的形成过程	(74)
孙锦标与《通俗常言疏证》	(81)
从两个合音否定词𪛗、𪛘看通东话的内部差异	(90)
《古代汉语》用例一误	(96)
词尾“若、尔、如、然、而”的再认识 ——从“𪛗𪛘若”谈起	(98)
“有……者”结构辨析	(105)
《论语》的言语特点	(110)
魏晋人物品评的语言特色	(116)
《宋书》中的复音虚词	(120)
《宋书》复音词中的兼类词	(138)
中古汉语中的词尾“当”	(147)
《宋书》复音词研究的修辞学意义	(160)
诗章重叠与诗沽	(166)
也说“何厌之有”的今译	(169)

量词“位”的历时考察	(173)
《封氏闻见记》的语言文字学史料价值	(182)
《晋书音义》的汉语史史料价值	(188)
《字林》的流传及其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价值	(200)
评殷寄明两种语源学新著	(208)
徐复先生对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贡献	(213)
《宋书》双音词的研究价值	(218)
慈恩传标点举疑	(226)
古书标点订正	(229)
《封氏闻见记》标点订正	(237)
《晋书》点校札记	(242)
后记	(250)

释“鸣足”^{*}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语讫，以花遥散，咸得如言。既满所求，欢喜无量，其旁同礼及守精舍人见已，弹指鸣足，言未曾有也。”

这里“鸣足”一词费解。

冯作民《玄奘全传》据《慈恩传》译“弹指鸣足”为“手舞足蹈”，大谬。其实“鸣足”与“弹指”连言，是西域国俗，表示礼敬、随喜。弹指，是以无名指、中指与拇指拼击发声；鸣足，则是“以口就足”，与“吻足”义同。

东晋法显所译《摩诃僧祇律》卷三十六云：“复言：‘若不能者，但抱我鸣，捉我上下扞摸。’答言：‘但须尔者，我能为之。’即便抱鸣，捻捉两乳，上下摩扞。”姚秦佛陀耶舍所译《四分律》卷二云：“语言：‘大妹，可来入房看。’将至房中，捉扞鸣口。”又卷二十七云：“时彼居士，先行不在，后还行至家内，卒见偷罗难陀（比丘尼），意谓是己妇，即便就卧，手捉扞摸鸣口……”又卷四十九又云：“时有比丘尼在白衣家内住，见他夫主共妇鸣口扞摸身体，捉捺乳。”又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十四云：“是时太子遂捉童儿，抱持鸣啞”，又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尼毗奈耶》卷三十八：“时邬波难陀染心遂起，即便捉臂遍抱女身，鸣啞其口，舍之而去。”

以上诸例中“鸣”字与“口”、“啞”、“啞”等连言，犹今天所谓“接吻”。从这里还能证明一点，“鸣”作为“口与口相就”义多可征引于汉唐佛经，显然唐以后，此义失传。

^{*} 文成于1986年秋，发表于《中国语文》1989年第3期。此次录入行文略有改动。

周一良《〈晋书〉札记》（载《文史》第十辑）引《晋书》记贾充事云：“充就而拊之（充子黎民），槐（充妇郭槐）望见，疑充私乳母，即鞭杀之（乳母）。”又举《世说新语·惑溺篇》记此事作：“充就乳母手中鸣之。”周释“鸣”有“吮吻”义，甚确，惜证之未详。

吴康僧会所译《六度集经》卷五述睽为王射杀，双亲痛悼之情云：“将至尸所，父以首著膝上，母抱其足，鸣口吮足，各以一手扞其箭疮。”这里“鸣”、“吮”皆释同“吻”，“吮足”义同“吻足”，犹说“吻足”。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卷一：“王身卑伏，五体投地，鸣尊者足起而恭敬合掌而言：‘我今摧灭一切怨敌……’”姚秦佛陀耶舍译《四分律》卷二云：“往至世尊所，头面礼足。”又后秦罗什译《十诵律》卷五十九云：“信众僧两手捉足，头面作礼。”《慈恩传》卷三亦云：“顶礼鸣足。”从上引诸例中，可以看出，西域习俗表示礼敬，往往以手面摩触、以口吻吮他人足膝。这一习俗至今尚存。

玄奘撰《大唐西域记》卷二述印度致敬礼仪云：“远则稽顙拜手，近则舔足摩踵。”舔，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校出版的《高丽新藏》本作“鸣”，金陵刻经处1957年以《高丽新藏》为底本的吕澂校刊本亦从此本作“鸣”，然而他本皆作“舔”，故今标点本仍之，实非。今人范祥雍校是书，疑“鸣”乃“吻”之误字，亦举前文所引《世说新语》贾充事为证，云“鸣足”犹言“吻足”，是说正确。

“何所”具“何时”义*

“何所”一词，历来解释不外乎两种：“什么”、“哪里”。《辞源》《汉语大字典》《中文大辞典》等已说，不再赘引。然而，下面一例中的情况却不相同：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十三：贞观末，高士廉问天纲（袁天纲，相人）曰：“君之禄寿，可至何所？”对曰：“今年四月死矣。”咸如其言。

例中，“何所”上承“禄寿”、下应“四月”，是一个表示时间的疑问代词，可释作“何时”。《陈亮集》“子房贾生孔明魏征何以学异端：异端之学，何所从起乎？起于上古之阔略……”“何所”亦可作“何时”解。“所”单用时可表时间。

唐·李冗《独异志》卷上：吴起卒，母哭曰：“往年吴起吮其父疽，父不旋踵而死。今吮其子，妾不知死所也。”

这里“死所”可释作“死的时间”。

又《独异志》卷下：唐贾直言，德宗朝，父泄露禁中事，帝怒，赐鸩酒……具奏，遂流其父于南海……直言妻董氏，亦奇节。直言随父流所，谓董氏曰：“生死莫期，不复相见。”令其改适……

例中“流所”，亦当作“流放时”解。

“何所”一词在中古汉语中，作疑问词，除询问地点、事物外，还可询

* 文成于1996年春，原载于《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3期，此次录入略有改动。

问时间。这一点和“何处”、“何许”很相似。

《辞源》《中文大辞典》未释“何处、何许”具“何时”义；《汉语大词典》只释“何许”具“何时”义；王锬《诗词曲语词例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释“处”具“时”义；其实，“何处、何许”皆可释作“何时”，董志翘、蔡镜浩《中古虚词用法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收集了较多例证，指出：“何许、何处”在中古汉语中，可释作“何时”。事实上，“何所”与“何处、何许”一样，亦可释作“何时”，用法相同。“所、处、许”三字在中古读音相近，同属遇摄合口三等上声语韵，“处、所”声母亦可通转。三者的义项和用法接近，关系密切，情况特别，值得深入探讨。

也释“心造”^{*}

《俗语言研究》第四期刊载了徐时仪先生《心造》一文，读来颇受启发。兹将可疑之处提出来与徐先生商榷。

徐文指出，心造“是一个借字造音的俗语词，用来形容一种愁燥搅缠的不舒适感觉”。“可见，造、嘈、曹、愁、痒字形各异，音则相近，都可用来表示一种愁燥搅缠的感觉”。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心造”是否是“形容一种愁燥搅缠的不舒适感觉”；二是“造”、“曹”等字是否为音近通假。

我们认为徐文第二段所举《朱子语类》、郑廷玉《忍字记》《西游记》三例中的“嘈、心嘈、嘈人”形容人一种因饥饿而产生的搅缠不舒适感觉，是正确的。然而，这与“心造”一词的释义无必然联系。第三段所举《侯鯖录》的有关记述，只能说明赵令畤认为宋人“心曹”当作“心愁”（是否的论、当作别论）。这仍未能说明“心造”与“心曹”的关系。末段徐文又援引方言中的“痒”字，与“饥饿”联系起来，进而说明“心造”何以会产生“愁燥搅缠的不舒适感觉”，将“愁”的心理状态与饥饿搅缠的生理反应糅合在一起，这就有生牵硬扯扭合词义的嫌疑。

徐文可以证明“曹”与“造”有联系可能的唯一证据就是《广韵》的反切，细加比照推敲，《广韵》中“曹”、“造”二字声母清浊、韵部区别甚明。我们研究唐宋间借字记音的俗语词，必须注重语音的相近、相同，这个音指的是当时的语音，只有也应该以中古韵书为依据。然而徐文“同属幽部”的说法又显然是将这几个字放入上古音的系统中去考虑了，这显然是不适宜的。

下面将《祖堂集》中的有关例子列出，试作分析。

《卷十·长庆和尚》：“有一日，心造坐不得，却院外绕茶园三匝

^{*} 原载于《文教资料》1998年第二期，此次录入仍旧。

了，树下坐，忽底睡着。觉了却归院，从东廊上下，才入僧堂，见灯笼火，便有来由，便去和尚处。”又《卷十八·赵州和尚》：“师有一日向七岁儿子云：‘老僧近日来心造，与你相共论义。你若输，则买糊饼与老僧；老僧若输，则老僧买糊饼与你。’儿子云：‘请师立义。’”《卷三·慧忠国师》：“故《华严经》曰：‘三界所有法，一切唯心造。’”

末一例中，“心造”是短语，指心中生造，泛指主观想象。张岱《西湖梦寻·大佛头》：“色相求如来，巨细皆心造。我视大佛头，仍然一茎草。”这里的“心造”亦为短语，可以对照。与本文讨论对象无涉。

前两例中的“心造”从语法功能的角度观察，应该是一个结构固定的复合词，该词鲜见于唐宋一般文献中，检颐藏主《古尊宿语录》、道原《景德传灯录》等相关记载，亦未见。细加推寻，“心造”当为唐宋间一个鲜见的借字记音的俗语词。从上下文来看，“心造”确实是形容人的一种心理感觉（非生理感觉），指心中不安、烦闷。长庆和尚因为烦闷，心情不平，所以才“绕园三匝”；赵州和尚亦因整日闷坐，欲与小沙弥论义。^①

那么，“心造”的本字是什么呢？“曹”，本身即为借字；“嘈”，于义不合；“愁”，意义空泛；“痒”，为后起方言字。且这些字在读音上与“造”缺少联系。我们推断“造”的本字是“慄”。《说文解字》：“慄，愁不安也。”《诗经·小雅·白华》：“念子慄慄，视我迈迈。”毛传：“慄慄，忧不乐也。”朱熹《诗集传》：“慄，忧貌。”又《陈风·月出》“劳心慄兮”。《小雅·正月》“忧心慄慄”。《孔子家语·王言》：“慄怛以补不足，礼节以损有余。”明·张以宁《题韩诗十景卷》：“白雾赵子诗句好，三年不见心慄慄。”“慄”从先秦发展到唐宋以后，书面语中使用逐渐减少，并为“慄”、“慄”等词所替代。而在口语中则保留下来，并以别的字面形式出现在口语色彩较浓的少数文献中。因此，“心慄”、“心慄慄”作“心造”是可能的。

检《广韵》，上声三十二皓：“慄，忧也，采老切；造，造作，昨早切。”又去声三十七皓：“造，至也，七到切。”又查韩道昭《五音集韵》去声十四皓：“造，至也，七到切；慄，不安也，七到切。”又上声十四皓：“造，造作，昨早切；慄，采老切，忧愁也，不乐也。”看来《广韵》时代，慄、造（造作）并属上声皓韵，声母分属清母、从母，清浊有别。声近通

^① 参看《古尊宿语录》，“儿子”应当作小沙弥解。

假。《集韵》时代，“燥”音分化，当表示“不安也”一义时，音“七到切”，这与“造（至也）”音同，并属清母、去声、皓韵，表示“忧愁、不乐”一义的“燥”仍音“采老切”。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从唐至宋，“燥”与“造”之间语音上的异同合分情形。考虑其发展因素，方言口语中，两字之间的假借关系是可以成立的。再者，从《五音集韵》的释义还可以看出，“忧愁不乐”与“不安”是有区别的。而《说文》的释义是“愁不安也”。《说文》《尔雅》等古字书，释义取其近似、笼统，往往合而释之，而唐宋韵书则条分缕析。设使“燥（不安也）”与“造（至也）”假借成立^①，“心造”当释作“不安”，即“烦闷、心神不宁”的意思。这与我们上面推寻《祖堂集》中“心造”用例所得出的结论是吻合的。

遗憾的是，作为俗语词，口语成分浓，加之这方面的文献不足，“心造”用例不多见，“心造”与“心燥”、“心燥燥”之间的假借关系，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证明。

^① 初步统计，《祖堂集》中“造”作“至也”讲的用例占“造”全部用例的35%，使用频率较高。

释“庄严”的一组近义词*

唐释慧立、彦棕所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共十卷，是记述唐僧玄奘生平最早也是最详尽的一部传记。清梁启超称此书“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推为第一”。曾被译成英、法、俄等国文字，足见其影响之大。新式标点本只有1983年3月中华书局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本”，笔者曾草成“《慈恩传》札记”一文（《古文献研究专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从标点、校勘、语词三方面对“史籍丛刊本”作了一些探讨，这里就“词语考释”部分再作补充，恳请方家教正。

在佛教文献中，“庄严”作为一个习见动词是“装饰”的意思。“庄”通“妆”、“粧”，是“修饰、装扮”一义。“庄严”连言，作为一般动词是指“整治行装”；作为佛家语词则指：以美善饰物，以功德饰身。“庄”、“严”以及“庄严”连言的这两种用法，在《慈恩传》中都有例可证：

1. 法师即作还意，庄严经像。（卷五，102^①）
2. 鸠摩罗深惧言失，即命严象军二万，乘船三万艘……（卷五，105）
3. 王命侍臣庄严一大象，施幢请法师乘……（卷五，109）
4. 又装二大象，载宝花逐佛后，随行随散。（卷五，107）
5. 城外西南有纳缚伽蓝，装严甚丽。（卷二，32）
6. 那烂陀寺西北有大精舍，高三百余尺……庄严甚丽。（卷三，73）
7. 拟送经像于弘福寺，人皆欣踊，各竞庄严。（卷六，126）

第1至4例中，“庄严”或者“装”、“严”都是“整治行装”之义；

* 文成于1988年夏，发表于《南通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此次录入如旧。

① 指1983年3月中华书局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本”的页码。下同。